

少侠无情剑

上

庞笙 著

少侠无情剑 上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少侠徐凡自幼从义父学艺，练成一身绝技，为报亲生父母惨遭鹰王追杀之仇，出道江湖，寻找父母和仇人。由此武林掀起轩然大波，一时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鹰王勾结武林败类和黑道人物，蒙蔽利用不明真相的侠义道强豪，屡屡欲置徐凡于死地。小徐凡神出鬼没，出生入死，在众英雄的帮助下，屡屡化险为夷，终于结果了作恶多端、势力极大的鹰王，为武林和百姓除掉一害。

故事情节新颖脱俗，生动曲折而不落旧套，悬念迭出，险象环生，引人入胜。

黄昏夕阳红，晚霞抹古渡，溯风扫青芦，河浪扑渔舟。
这是前人写咸阳古渡的一阙诗。

咸阳，乃周秦故都，在长安西五十里，滨临渭河。看那滔滔污浊的河水，浪花不知淘尽几许朝代。河对岸有姜太公钓鱼台、神封台、点将台，据说太公当年封神时，封神榜上忘封自己，只有自封为清净无为之神。

据说那些未封之神，化而为鬼，于今仍在绕台伸冤，据当地父老们言，每当傍晚时分，封神台下鬼火莹莹，隐现绿色，灯光如鬼域，萧萧风声吹着那蔓草杂树，阴森气氛殊为可怖。

今日的封神台上是荒烟蔓草，台下是垒垒荒冢，数里之内，居民不敢在此耕作，因为他们怕惹得鬼厌神憎，致遭衰运，那还得了。

所以在封神台下，纵横数里，一片荒原，杂草凄迷，矮树丛生，就在杂树丛中有着一棵老槐树，看样子最少有百年以上的树龄了。

荒原东边三里多处，有一个不算小的镇甸，名叫党村，住有数百户人家，全部姓党。

党村的出产，以太公糖和太公饼驰名各地，在党村售此饼的约有十几户人家，唯独相父居的生意最好。因为糖、饼材料地道，生意最好，所以也就出名了。

七月十五中元节，又称鬼节、盂兰节，各地民间，多延僧结盂兰盆，诵经施食，俗谓放焰口，也有人说，此日鬼门关大开，孤魂野鬼游行各处，以享施食。

相父居自然也摆出了太公糖、饼以享鬼神，祭祀中，突然有几张饼、几块糖无翼而飞了起来，会飞的糖、饼并不多，只有五张饼、十块糖而已。

自这天起，每天辰初，都有五张饼、十块糖飞走不见，相父居的人注意看去，见那糖、饼径直飞向门口的一棵老槐树上。

最后他们发现，在那棵老槐树上还有一个小孩，大约十一二岁，衣着有些破旧，但人却生的白白胖胖的，圆圆的脸上，一笑两个小酒窝，唯独他那两只眼，却是红红的。

他好象会法术似的，小手一抬，树下相父居的太公饼、糖就无翼而飞了起来，他伸手接住，就在树上大吃起来，他吃完两张饼，揣起了剩下的三张饼，还有那些糖，身形一晃，人就不见了。

就这样相父居的伙计注意他有十多天了，都是这样，他并不贪多，每次只取五张饼、十块糖。

在那个时代，人多迷信，又恰逢七月，一般人都认为七月是鬼月，他们又住在靠近封神台，便认定是未被封之神，化而为鬼来讨供享的。

神好对付鬼难缠，最好是敬鬼神而远之，免得自找麻烦，看他那鬼出电入，来去自如，如果招惹了他，准得闹你个全家不安。

福无多求，平安即是福，于是从那天起，相父居就……那小孩准备下糖、饼，并给小孩上了封号，称

而在私底下都叫他鬼娃儿。

说也奇怪，一切都为他准备好了，鬼娃儿却不见影了，因为他现在也有了麻烦。

那是因为村中有几个不信邪的人，他们暗中吊上了鬼娃儿，打算弄清楚鬼娃究竟是人是鬼。

鬼娃儿这小子真鬼，他凭着自己特殊的轻身功夫，绕着党村给他们打转，那三名不信邪的人，在江湖上也算是成名的人物，人称他们为党氏三杰。老大人生的矮矮胖胖的，人称他矮金刚党杰，他人虽矮，却有一股蛮力，可以力举千斤，练的是少林外家功夫铁布衫，他一拳可以打死一只蛮牛。老二人称他叫鬼眼流星党昆，他的轻功夫最好，眼睛最毒，凡是他见过一面的人，不论经过多久，他都认得出来，又惯使流星飞刀，从无虚发。老三人称铁背猿党明，他却长于纵跳。但他们和鬼娃儿相较之下，还相差一筹，让鬼娃领着他们在党村外绕着圈打转，累得他们头晕眼花，最后还是把鬼娃给追丢了。

这天鬼娃还是回去拿走了糖、饼，不过，从这天起鬼娃儿确是很少出现了。但是党村的人又有他们的说法，说是七月已过，鬼门关关门了，不论是什么鬼都被关在鬼门关内，他无法出来，自然就不见了。

其实鬼娃并没有失踪，仍然常常出现在党村，目标仍是相父居的糖、饼，不过，时间已改成申时，他也从不白吃，当然他也没有银子给他们。

因为他是物易物，每当相父居的厨房师傅发现水缸中忽然出现两条渭水河的特产无鳞黄鱼时，就知道鬼娃儿要来了，赶忙将糖、饼送了出去。

日子久了，相父居和鬼娃儿以鱼易饼的事，自然也就传开了。

那曾被鬼娃儿整得晕头转向的党氏三杰，心中大不甘心，还想有所发现，三人一商量，一人守在相父居门口的树下，两人分守在党村的東西出口堵截。

可是鬼娃却滑溜得紧，他已看出了三个人的意图，他并不害怕，从容地将饼吃光，揣好剩下的三张饼、十块糖，跳下树来，徐徐而行，直奔西村口。

守在相父居门口的是鬼眼流星党昆，他一见到鬼娃儿奔向了西村口，忙即吹起一声口哨，通知守在东村口的铁背猿党明，命他绕过去阻拦。

这三个人全都是本村的子弟，又都投师少林、终南习艺多年，在江湖上也算得上稍有名气的人物。

他们想，就凭他们三个人去斗一个小孩，那还不是游刃有余，除非他真的是鬼。

鬼娃越走越近，党杰突然把两手左右一伸，拦住了他，笑道：“小朋友，你到哪里啊？”

那小孩也不理会，就只翻了他一眼，突然把身形一转。党明、党昆二人倏觉一股劲风掠至，党明左手环攻而起，党昆也抡掌前扑，那鬼娃儿却早从三人肋下穿了过去。

这样一来，党昆前扑掌势正好迎着党杰的前胸打去，党明环攻的一掌也打在了党昆的肩头，党杰两手平伸，虽是大开大合，一见情形不好两手合击，却迎上了二人的一掌，“蓬”然一声，三人各退两步。

那小孩此时已冲过了阻挡，纵上了路边一棵大树，他坐在大树枝杈之间，拍着手笑道：“三个臭癞皮，自己打自己，

好好玩呀，哈哈……”

三人一听，连忙住手后退，回看那小孩仍在枝杈之上，冲着三人直乐。

党昆见状，怒哼了一声道：“鬼娃儿，先别乐，老子们今天一定抓到你。”

那小孩笑道：“就凭你们呀，来呀！咱们试试看！”说着，人已跳下树来，招着小手笑道：“来呀！咱们比比看。”说着，转身就走。

党氏三杰商量了一阵，他们怕那小孩仍带着他们绕圈子，三个人分成三方面追逐，那样就不怕绕圈子。

那小孩在前面跑，党氏三杰在后面追，眼看已追近了封神台，突然之间，转了几转，那小孩不见了。

三个人就逐个草丛寻找起来，从中午找到了傍晚，任什么也没有发现。

这时，党昆发现一个大的树丛，于是，三人围住那杂树丛，党杰道：“都找遍了，大概准在这里。”

党昆道：“那我们进去找找，我看那小子能跑到哪里去。”说着，三个人一齐纵身向杂树丛中跳去。

不过，他们跳下去很快，跳出来的也更快。只听党杰惊叫一声，三人立刻又跳了出来。党杰身形较为矮胖，他不是跳出来的，而是爬出来的，而且拖着一条腿，口中惊叫道：

“雨伞节，蛇，雨伞节！”原来他被毒蛇咬了一口，人已萎顿地趴在地上。

党明、党昆见状大惊，连忙扶起了他，先喂了他两颗辟毒丹，由党昆背起了他，也顾不得再追什么鬼娃儿，赶快往回跑。

日色又卸山，他们也不敢在封神台下久呆，慌慌张张赶回到党家村。

再说那鬼娃利用杂树丛中一棵老槐树下，那看似腐朽不平的一段树干，那里有一道门户，里面有一条密道，鬼娃儿就是从那条密道回到了封神台下的那座密室。

据说这间密室乃是当年明末遗老们，为了躲避清廷的捕杀而筑成的避难终老之地，经过了那些年之后，已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它的所在和路径了。

宽敞的密室中央，悬着一粒鸽蛋大小的珠子，光芒耀眼，照得石室终年如昼。

室中别无陈设，尽头处放了一张宽大坚实的木床，床边有张矮茶几。室大物少，显得空洞洞的不大调和。

木床上面铺着一张旧毛毯，一个身材高大，白发灰须，年纪总在花甲以外的老人坐在上面。

地下室中常年不见天日，全靠那颗珠子的光芒，这时候是昼是夜，不得而知。

那老人闭目坐在床上，外表上看他很衰弱，但眉梢、嘴角不时在抽动，似乎有不甘心的感觉。

好久，好久，忽听他有气无力地叫喊道：“孩子……孩子……”接着又是几声咳嗽。

那方才赶回来的小孩又含笑进来道：“老伯伯，我来了！”

“孩子……”老人仍是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接着道：“我传给你那千指琵琶手练得怎么样了，快，快，咳咳……”一阵急咳，断续地道，“把木人搬来，练给我……瞧……瞧……”

那小孩依言就动手去搬动木人，一共是四个木人，长与人齐，从头到脚用墨涂了好些疏密不等的黑点，就室中空隙

把木人分散在四周，摆成一个图形。

那木人东西向朝里，南北向朝外，木人与木人之间，间隔约有三丈左右。

那小孩站在木人中央，面东背西，凝神一志，专等那人的指示。

老人又咳嗽了一阵，方叫道：“西巨阙！”

那小孩两臂不弯，力贯手指，右掌半翻，望也不望一眼，迅即向身后西面的木人弹出一指。

“叭哒”一声，西边木人两乳中央巨阙穴上的黑点，已应指透木落地。

原来那木人身上的黑点，全是人身所有穴道上的部位，全都刺了有五寸深的细孔，孔底安放细簧，再把香梗粗细的木梗塞在其中，再用墨笔涂黑，那木梗经外力一击，立刻反弹出来。

老人微微一颌首，又叫道：“南灵台、北玉枕！”

随着叫声，又是“叭哒叭哒”两声。

老人再叫：“北命门、西喉结、南藏血、西中枢……”

老人的叫声逐渐加快，也慢慢的微弱，他翻来覆去，目不交睫，一口气叫了四个木人四十几处穴道。

那小孩除了两个大拇指外，八指不停，跟着老人叫出的四十几处穴道，挥指疾弹，“叭哒”之声连响不断，木梗洒满了一地。

老人此刻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喘个不停，瞪眼望着那小孩。

那小孩面有得色地笑道：“老伯伯，咱练得不错吧！”

老人咳嗽了两声，吐出一口浓痰，又喘了一口气，突然

声色俱厉地叱道：“什么不错？要知道那些木人全是你的敌人，你如一下制不住他，他便要杀死你，十年时光单学这一门功夫，到目前仍有失误，亏你好意思面露骄容，自鸣得意，咳咳……”话未说完又喘起来。

那小孩闻言之下，惊骇万状，连忙叩拜在地，道：“老伯伯，凡儿错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了。”

那人神色稍缓，又咳嗽了几声，方道：“孩子，你要好好地练，我传给你这千指琵琶手乃是前人遗留的武功，为天下五大绝艺之一，如能领悟个中奥秘，每一出手，对方根本无法应付，以后你出道江湖，切记不可滥杀无辜，以免招来横祸。”

那小孩笑道：“伯伯请放心，我会很小心的。”他说着，就去收拾那些木人。

突然听到老人呼喊道：“凡儿……孩子快 来……快 来……”

“来了，来了！”那小孩答应着，就向老人跑去。却见老人面色苍白，冷汗淋头，身躯半躺在榻上，不停地喘着气，小孩一见，惊慌地道：“老伯伯，你怎么了？”

老人喘着气道：“孩子，快扶我躺下来，我有很多话和你说。”

那小孩忙扶着老人轻轻躺下，老人似乎十分珍惜他弥留的这短暂时光，他躺在床上静静地想，喘息了一阵，忽然面现兴奋而又无力地道：“孩子，我传给你那琵琶手，现在改名叫千指琵琶手，咳……咳……切记，不可妄用，还有，……咳咳……”他又喘成一团，说不下去了。

过了一阵，情绪稍定，方又接着道：“孩子，你跪下发

誓，誓杀鹰王，否则誓不独生。”

那小孩依言发了誓，站起身来，方想说话，老人已道：“还有，如果我的尸……体不腐，切莫要闭……闭起我的双眼，除……咳咳……除非……你杀了……杀了鹰王……再……再……再来闭住……我……我的眼。”他在吃力地说出这几句遗言之后，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与世长辞了。

那小孩忍着心头悲痛，清理了一下遗物，老人并没有什么遗物，只找到用厚纸包着的半块玉珮，别无他物，小孩张开那两张纸看时，发现一张是他的母亲留下的，写着：“宗翰大哥：绮君为蒲柳之姿而招来横祸，被鹰王追杀甚急，兹将小儿留给大哥教养，并嘱其为夫妇报仇。”

简短的几个字，已证明了招祸之由，再看下一张，是老人的遗书，写着：“孩子，我叫徐宗翰，汝父吕天纵，乃我结义兄弟，汝母何绮君乃我之表妹，奉托孤而又避追骑，只好居此地下密室，因误中鹰王之毒，伤及肝肺，知命已不长，故将千指琵琶手尽传于汝，盼你出此密室之后，即将通道封闭，今后行道江湖，暂以徐凡之名行走江湖，暗察汝父母之生死，杀鹰王，为余等报仇，凭断璧以认母，切记，切记！宗翰绝笔。”

那孩子看完两封遗书之后，方知自己的身世，痛哭一阵之后，立刻封闭了通道，出了密室，眼望遍地荆棘杂草，不知去向何方，沉思了好大阵工夫，才迈步向古渡走去。

“咸阳古渡”在长安西五十里，乃周秦故址，有秦碑“咸阳古渡”屹立，滨临渭河，彼岸即为太公钓鱼台，据传说当年姜太公曾在此钓鱼而会文王。

渡口一角，有一家生意颇为不恶的茶棚，来往进出频

繁，许是因为往返渡客甚多之故。

鬼娃儿他也打算渡河过去，为了等渡船，径向茶棚而来。

茶棚中的客人突见一个红衣小孩进来，那小孩英俊中稚气未脱，乍看去似是红孩儿再世、哪吒三太子重生。

因为他只是个小孩，虽见他进入茶棚，伙计也没有上前招呼，他自己找了一处干净的桌子坐下。

尽西的一张桌上，有三个饭客，他们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其中一个生得满脸横肉的中年人，说得口沫四下乱溅。

就听他大声道：“鹰王对各地分堂似乎缺乏信心，他已派出内三堂鹰视堂堂主游巡各地分堂，我们可得小心了。”

另一桌也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六旬左右的道人，眼中精光暴射，看来内功造诣必然不同凡响，另一人背向这边，因面朝上仰，无法看清，不过估计必在五十左右的年纪。

他却插口道：“凭我翻天鹰胡来，在鹰王谷三十年，忠贞不二，她能把我怎么样？”

就在这时，茶棚外进来了一位老人，此老一身怪气，年纪约在八九十岁左右，一袭长衫，前黑后白，十分刺目，眼皮也斜，看样子他灌了不少黄汤，酒气熏人，微晃着一颗光秃秃的脑袋，状甚滑稽。

他进来闪身坐上一个座位，呼叫了一声道：“来茶，来茶，龙井、雨前、杭菊任由君选，以茶当酒万愁消，管不得人家火并……”

声音虽不大，却震得茶棚内的饭客个个双耳欲聋，齐用厌恶的眼光瞪了他一眼，他却一点也不觉得，犹自呼叫着：“茶房，茶房！”

茶房伙计忙不迭地走过来，打拱道：“老爷子，你老要选什么茶？”

老人不耐烦地道：“别罗嗦！别罗嗦！我老人家方才不是说过了吗，由君自选，快去，快给泡两大壶来。”

伙计闻言，不禁咋舌，暗道：“这老不死的可怪了，别人有小壶足可品茗半天，他却两大壶，岂不要坐上两三天了！”

那伙计在心中想着，尚未动身，那老头已伸手在他肩上一按，道：“快去，快去！”

伙计在心中想着，两条腿突如风轮般疾转，如飞地走了，眨眼间，果然提了两大壶茶来，将它放在桌上，两条腿犹未能静止，径自围着桌子打转，饭客为之骚然。

老头子提起一大壶茶来，就口而饮，“咕噜噜”一阵牛饮，一大壶茶早已壶口朝天，连声呼叫道：“好茶！好茶！”说着，就伏案大睡去了。

另一桌所坐那位老道，正是鹰王谷鹭堂堂主，人称他冷面凶鹭屈方，在鹰帮中，他算是十三鹰煞中的头儿，他轻声向身边的翻天鹞子丘宗道：“这个老小子有点鬼门道，不知是哪一路的，待会儿盯上他。”

翻天鹞子丘宗道：“我知道了，只要他敢与本谷作对，我丘老十管教他这老不死的命见无常。”

话音方落，忽听老人喃喃发着梦呓道：“我老人家这般年纪了，无子无孙，如果有人替我送终，倒是件好事。”

冷面凶鹭屈方失笑道：“丘兄弟，这老不死的分明是个醉虫，哪能有什么……哎哟！”

他话尚未说完，忽觉面颊上似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一阵奇痛，伸手一摸，跌落下一片茶叶来，这片茶叶来得无声

无息，却打得疼痛难忍，不禁勃然大怒，双眼一瞪，打量着全茶棚每个角落，除了那红衣小孩之外，全都是自家人，眼睛不禁就瞪上了那红衣小孩。

怪的是那红衣小孩也正望着自己，自己朝他一瞪眼，他冲着自己一笑。“这片茶叶定是这小子所发！”他怒哼了一声，双足一跃欲起，打算扑向那小孩，哪知身方跃动，突然两个膝弯一麻，“噗”的一听，又跌落在原位上了。

尽西桌上的三个人见状，全都站了起来，望着冷面凶鸷一怔，却见屈方的膝弯处取出二段茶叶梗子，口中恶骂连声道：“你这个小杂种敢暗算你家屈爷爷。阎义方，你们三个人把那小兔崽子给我抓起来。”

阎义方人称只手翻天，顺其所指而视，见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就大大地放心了，转身大声喝道：“你这个娃娃儿，瞎了眼了？我看是欠教训了！”

他话音方落，鬼娃儿闻言神情一怔，忽又听那老人又在喃喃地道：“真是瞎了眼，还不知道谁教训谁呢！”

冷面凶鸷屈方闻声，翻身疾视，只见那老头打了个呵欠，惺忪的自语道：“我老人家今天能有人为我超生，幸何如之，正想在此等等看是什么样的孝子贤孙，怎么却偏有些不睁眼的恶狗在此‘吠吠’乱叫，令人心烦，怎么不到别处去现世呢？”

那老头连头都没抬，眼也没睁，摇摇头道：“噢！这年头只有入帮结派的人厉害，像我这老不死的，孤伶伶一个人，连说话都有人管，唉！这是什么世界哟！”

屈方越听越火，到这时才明白，那暗算自己的，分明就是这老头子，现在竟又冷言冷语地奚落，心忖：好大的胆

子，连鹰王谷的人都敢惹。

他心中这么一想，就闷声不响地走了过去，双臂一扬，朝着那老头子的脑袋猛砸了下来，口中喝道：“屈爷爷现在就给你送终！”

就凭鹰王谷十三鹰煞的首席，这个招牌就够吓人的，没想到那老头好似生了有好多只眼睛似的，就在他那两条铁臂离老者的头只差寸余之际，老头儿倏的腰一弯伏，伸手在冷面凶鸷的肋下一拍，笑道：“好热的天呀！你这只杂种鹰最好洗个澡！”

冷面凶鸷听到此话，腿一蹬，像风车般伏地向外就滚，“扎通”一声，滚到了渭水河里，真个的大洗其澡了。

在这同时，那只手翻天阎义方同着另外两个人，在暴喝声中，已扑向了那位红衣童子。须知那小孩就是最近大闹党村的鬼娃儿，无风他都还要掀起三尺浪，这一来三名恶煞找上了他，岂不是得其所哉！

他往起一长身，笑道：“你们想打我呀！”

阎义方怒道：“老子就是要打你，怎么样？”

鬼娃儿笑道：“你那么大的一个人欺负我一个小孩子，你不觉得难为情？再者，我又没有惹你们。”

阎义方怒道：“用不着你这小子惹我们，老子高兴揍谁就揍谁，凭你一个小杂种算是什么东西……”

话音未落，突听“拍”的一声脆响，右面颊上挨了一下重的，张口吐出一口鲜血，连带着两颗牙齿，这一来阎义方更是暴怒了，纵身前扑。

只听“壳嚓、哗啦”一阵暴响，原来阎义方并没有扑着人，却扑着了两张桌子，桌翻椅倒，茶水横流，这一来茶棚

中大乱，那些茶客霎时跑了个干净。

鬼娃儿人却站在门口，招着小手笑道：“要打架，来呀！外面地方大，来呀，来呀！”

这时那翻天鹞子丘宗却怔在了当地，他此刻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情形十分尴尬，老人望着鬼娃儿笑道：“你可是找我老人家吗？”

鬼娃儿嘻嘻一笑道：“你老不死的要来也可以呀！”

老人笑道：“好吧。”说着就向棚外走去。

鬼娃急忙闪到棚口，稚笑一声，道：“老头儿，咱们怎么比？”

老人笑道：“你说呢，怎么比都可以。”

鬼娃儿笑道：“咱们捉迷藏好不好，只要你能捉到我，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如果捉不到，就得听我的。”

老人笑道：“好哇，小子，你是欺负我年纪老迈追不上你吗？当心我老人家剥下你的皮。”

他“皮”字一落，双手一按翻天鹞子的肩头，身子就向鬼娃儿扑了过去。

鬼娃儿早有准备，就在老人飞扑过来，身未降落之际，他摇身一飘，人已落在十丈之外，脚下微一沾地，眨眼无踪。

老人见状，高喊一声：“小子慢走，我老人家来了！”话音未落，身形已如飘风般，霎时消失身影。

翻身鹞子丘宗被老人在肩头上一按之下，神志方自恢复，望了望在河边的冷面凶鹞和阎义方一眼，三个人自觉面上无光，出得茶棚，往西而去。

这老人论起来却是扬名江湖的大人物，介于正邪之间，